



吹的概念与吹的起源

提到“吹”人们自然会想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疯狂年代，虚和假漫天遮地，搞得人们头晕目眩、神魂颠倒，人人自危，经济崩溃，人们衣食无着，有的地区甚至饿殍遍野。人们诅咒吹，痛恨吹，恨不得将这个老祖先几千年前创造出来的字从字典中永远挖掉，抛入东洋大海。

然而，当人们痛恨和诅咒吹的同时，是否真正理解吹的含义和概念，是否了解吹的起源与发展，是否能分辨吹的功用和目的呢？

吹，是一种通过语言的矫饰而达到某种利益的思想 and 行为。是人们有目的的宣传、宣扬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种共同行为。它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在万千年的人类进化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任何事物并不是一出现就是消极的、反动的或令人深恶

痛绝的。吹，之所以能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上万年，至今仍在各个领域、各色人等中浸润着、发展着、蔓延着，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存在、发展的条件、环境因素，只是人们缺乏对此认识、分析、理解而已。

因此，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认识、分析、做出科学的解释的过程。特别是对于那些人们憎恶而又对其缺乏认识、了解的文化现象更是这样。科学是靠事实和证据说话的，特别是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些毁誉参半或毁大于誉的事物进行科学分析时，不仅要有足够的事实和证据，还必须排除各种因素的干扰，进行冷静的思考、理智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打开某种文化现象殿堂的门窗，揭开蒙在它身上的不同面纱和伪装，暴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还于世人、教育世人、震醒世人，以世人的不同判断力、理解力甚至认同力，在社会实践中扬弃它！

这里，让我们一起动手，一点一点地揭开“吹”这种历史文化现象的面纱和伪装。

一、“吹”的一般概念及与“谎”的区分

不论从理论或实践上来说，吹和谎二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尽管二者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和交叉点，但仍有着明显的区别。

吹字的本意是开口出气之急为“吹”。汉许慎《说文》：“嘘也。从口从欠。”段玉裁注曰：“口欠则气出。”《玉篇》引

“声类”：“出气急曰吹。”以后此字出现了不少引伸义，如“推”也；《释名·释乐器》：“以气推发其声也。”这里指竹管乐中之笛、箫、笙之类。又有“动也”、“助也”、“寒也”、“犹籁也”等，后来产生了“鼓吹”一词。《礼记·月令》：“上丁命乐正入学，学习吹。”这便有了“鼓吹”这个行业，以卖力吹奏乐曲助祭祀，使人感情起伏，随节拍而行止。孔子早年就当过吹鼓手。之后，“吹”又浸润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那些善于鼓吹的人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成了统治集团须臾离不开的人，他也在鼓吹奏乐之余，绘声绘色地向统治者阐述自己的观点或提出对某人某事的看法，说好时眉飞色舞，陈恶时切齿咬牙。于是，“鼓吹”一词开始从从事吹乐这一行业分离出来，成了夸口、夸大、奉承、吹拍的代用词。

从此，甚至一直发展到现在，一说“吹”除“口欠则气出”、“出气急”这一原始字义外，多被理解或释义为夸大、夸口、吹嘘、吹捧、吹拍等引伸义，以专指那些吹牛、吹牛皮的自吹自擂者和奉承、吹捧别人的拍马溜须者的行为。

吹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对事实的夸大或无限制地扩展到任何一个领域：

一是夸口、说大话，即人们平时称之“吹牛”、“吹牛皮”是也。它能把一说成十，将小说成大，将点扩到面，把慢说成快，将一般说为优秀，发展开来，将假说成真而企图弄假成真。

二是吹嘘，利用宣传工具，夸大其辞，以虚假的成分宣扬

自己的“成绩”、“功劳”自吹自擂、哗众取宠 发展下去 便招摇撞骗，自欺欺人。

三是以谄词媚态奉承上司、歌功颂德，如吹捧、吹拍等。以此来巴结奉迎、投其所好，来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

四是搜肠刮肚，用不实之词宣传别人（包括领导、同事、单位、社会明星类）如“包装”、“炒作”之类谓之借自己的才能、利用手中握有的媒体工具来达到追名逐利的目的。

吹的目的是以人类本能需要为特征，在一定的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语言的矫饰或渲染的一种思想和行为。它迎合了人们追奇求变的普遍心理，利用人们爱美、喜欢赞语誉词的思想去实现个人生理上、心理上的欲望追求。

一般的“吹”避缺就美、掩丑扬善、舍小取大、减重取轻等，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本能活动，是人们不断激发欲望的追求和树立信心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常说的“谁不会喷（吹）几句”、“吹牛又不报税”这种自我炫耀的吹牛、说大话 中原一带叫“胡喷” 四川一带叫“摆龙门阵” 京津一带叫“侃”！……

但是 吹牛超过一定的“度”则易变成谎 也就是常说的“吹极成谎”。

谎言，也称假话。按辞书的解释是“妄言”、“梦言”。妄言 荒谬、不合理的胡说或虚妄的东西 梦言 又叫梦话、呓语。

谎言的特点是无事实根据的瞎编乱造。其表现是：

其一是无根据地夸饰：如捕风捉影、颠倒黑白、无中生有 闭着眼睛说瞎话 去蒙人骗人。

其二是编造妄语以显示自己 如指鹿为马、掩败为胜、变恶行为建功 以编造不实之词 去欺人、凌人 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吹和谎在有些情节上是容易混淆和不太好分辨的。在某种情况下吹即是谎、谎也是吹。比如 1958 年“大跃进”中的钢铁产量和粮食亩产数几十倍、上百倍地往上翻，虽属大吹特吹的虚报，但也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谎言和骗局 而且是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制造了一个个弥天大谎 迫害老干部 抢班夺权 不仅个个鼓足了劲儿自吹 还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 大吹特吹 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们几个人才是“最革命”、“最正确”的。

吹和谎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一是都是一种有目的思想和行为；

二是都属于一种通过语言的矫饰作为基本手段；

三是都是以不真实或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为特点对他人和社会进行的欺骗；

四是都是以名和利在欲望上的需求满足为目的的。

吹和谎的最根本的区别是：

吹是对事实的夸大、渲染、无限地扩展以追名逐利 多属于思想认识范畴；

谎是以无根据的妄言，编造梦幻式的谣言，企图以假乱真 弄假成真 欺世盗名 其手段和在社会上产生的恶果 易滑入犯罪的深渊。

当然有时候吹牛所产生的恶果也是犯罪，这就是“小谎混于吹 大吹易成谎”。

弄清什么是吹 什么是谎 明晓二者的共同点和区别 将有助于我们对以后诸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二、原始社会智者和勇者的故事诞生“吹”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猿人骸骨化石和文化遗物来看，50 万年以前的中国猿人已经学会用火，开始使用粗糙的石器，从事渔猎和采集的劳动。当时的原始群是人类较早的社会组织形式。

以狩猎为生的原始群为例。

原始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所以 生产活动 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前提，而且是人类历史活动的重要内容。

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方法非常简单，而且生产门路也很狭窄，只是用简单粗糙的石器、木棒等工具，攫取自然产

品，如猎取野兽等。狩猎是人类原始社会时期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原始人的衣食之源，可以说主要来自狩猎。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饮其血茹其毛”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原始人与野兽结有不解之缘。他们群居于野兽之间，生活中常与野兽为伍，野兽是他们在大自然中的伙伴；他们又与野兽为敌，凶猛的野兽常常侵害于人，处处威胁着人的生命安全，因此野兽又成为原始人的死敌。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又依赖野兽生存，动物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食物。如果没有野兽，原始人将食无所依，衣无所靠。

旧石器早期，在元谋人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有 40 多种；在蓝田人遗址的化石层中，发现的有 25 种；在北京人遗址发现的动物化石，竟达 100 多种，仅哺乳动物就有 94 种，有凶猛的剑齿虎、豺、熊、犀牛、鬣狗，有温驯善跑的各种鹿类，如肿骨鹿、斑鹿等，还有三门马、羚羊、机灵的猕猴和大熊猫、大河狸以及其他各种细小的动物。

原始人狩猎的方法是很简单的。最初是单个行动，然而收效甚微，还往往被凶猛野兽所伤害。残酷的现实教育他们，或者说残酷的生存现实逼迫他们结伙而出，对野兽进行集体的追围、捕猎，或用火攻、或设陷阱捕捉等。在追捕野兽的过程中，众人多用石块砸、木棒打击的办法，致野兽昏迷或死亡；但一两位年轻力壮者便与野兽角力，将野兽击倒后，众人则以石、木击死，这比众人向野兽投掷石块、木棒要快得

多、省众人不少力气。于是 久而久之 敢于与野兽角力、搏斗者便被众人尊为“勇者”大伙都愿意跟他们一起结伴出去狩猎。

人们在大自然的变化中发现：电击火起，森林里烈火熊熊 各种野兽都四散奔命 野兽在行进逃跑中 跳入堑壕或深坑 有死有伤 活着的也一时难以逃出。于是，一些爱动脑筋想点子的人 在与大伙狩猎前 先将某地挖出壕沟或陷坑 然后从外面开始呐喊、高举火把和木棒，围追一群野兽向挖有壕沟或陷坑的地方驱赶，不少野兽落入沟坑中或死或伤，众人投石块击毙之，以获得大量的猎物。以后，聪明的人又在壕沟、陷阱内埋下尖状木棒或尖锐石块，掉进去的野兽死伤更多，省却了众人不少力气。这些聪明人便被众人尊崇为“智者”众人也都愿意追随在他们左右。

于是，勇者和智者的行为被众人广为传播，而且越传越神。原始人的教育方式是“口教手授”代代相传。负担众多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的女性是传授子女生存手段的“启蒙老师”年老体弱的男性在不能再外出狩猎的时候 也往往成为孩子们 众人的 的狩猎“辅导老师”。他们给孩子们讲自己年轻时狩猎的经过 多数是只讲“过五关、斩六将”而隐去“败走麦城”“吹嘘”的成分开始萌生。特别是在讲到勇者与野兽搏斗和智者带领他们设沟坑围猎的情景时，出于对勇者和智者的崇拜 不仅“添油加醋”讲得绘声绘色、生动传神，还用石块在洞壁上或地下画出搏斗与围猎的图样，“大吹特

吹”渲染夸张，诱使得小人儿们无事时，也围在一起，模仿勇者和智者的动作和吼声，学着砸尖石器、刮削尖锐木棍，不断“演练”狩猎场面，有时，孩子们还会分成两伙，一伙扮野兽，一伙扮狩猎者。“演练”结束后，狩猎者抬着勇者和智者，押着捕获的“猎物”，呼喊、狂笑着、奔腾着，不啻于“凯旋归来的胜利之师”。

就这样，代代相传、世世相袭，勇者不仅有勇，还不断向“智”学习，智者更“智”，促进了弓箭和石矛的发明，狩猎的效率大大提高，不仅可以果腹，还有剩余。恶劣天气之时，人们有的在洞内做箭簇、有的制石矛，而被尊崇的勇者和智者则被众多小孩子们围住，缠着他将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讲到关键处还手舞足蹈、不断借用“体态语”渲染气氛。孩子们都听迷了，终日缠住他们不放。有时这些智者和勇者将自己的“事迹”倒尽之后，被缠得没办法，便将别人的行为为体裁，加入些想像成分而成为“情节”，讲给孩子们听，甚至编出一些没有的，但都可能在狩猎实践中发生的事。大讲特讲，将孩子们的思绪带入了理想的境界。这些智者和勇者见孩子们对此类故事听得十分着迷，便将自己平时的实践事例，加进不少渲染成分，甚至包括想像的东西，糅在一起，讲给孩子们听。“夸大”、“说大话”式的“吹”产生了。这时的“吹”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夸大，其目的是在炫耀父辈的“英雄壮举”之时，为下一代树立楷模，使部落群将来能产生出更多的“英雄”和“智慧之星”，促进部落群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三、族群、部落巩固的需要推动“吹”

吹嘘可以给人以精神鼓励和享受，可以使后代模仿，帮助人们树立战胜自然的必胜信心，促进众多英雄的产生；但也易使智者和勇者陶醉，促使社会脑体分离，产生出部落生产的组织者、管理者，甚至在他周围拥挤着一帮推崇者和鼓吹者。这无疑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使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

原始群是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社会组织，也是原始社会最初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它是一种自然结合的群体，是一种松散的、不固定的、有分有合的社会团体。严格地说 这样的最原始、最简单的社会团体 因为它的松散性和不固定性，其内部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主持外部生产（狩猎、捕鱼、采集等）的群体（由智者、勇者率领进行生存劳作，不单单是男性，也有部分健壮女性）猎取和采集到食物后，带回山洞分享。

二是主持山洞内部事务（养育子女、抚育子女、分配食物）的群体，多数为女性，但也有年老的男性担任。与生产群体的劳动进行着“相互交换”，以便分得同样的食品而生存。

这正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的，群的形成与人类的劳动生产和生存密切相关。因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联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

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劳动 便不能进行生产。”

那时候，人们的第一需要是生存需要。即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活下去’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在残酷的自然竞争、淘汰中生存下来。之所以人类第二大生产——性和自觉繁衍后代的观念还没形成，群居杂交的性生活对男女双方来讲，都不过是生理的冲动和需求而已。繁衍后代、壮大群体力量只是生理冲动和需要的副产品。随着两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从女性身上分离出来的生命由小到大的成长，源源不断地充实到生存生产的群体中去，替代下老弱之人而不断成长为新的‘智者’和‘勇者’。人们对女性的生育力量才越加重视起来，并对其神秘性佩服得五体投地。生存生产之余，在洞内围着分配食物、烧烤食物时还不断地对乳子、教子的女性啧啧称奇。于是赞美女性的故事越来越多。有些夸大、吹嘘之词不亚于以男性为主的生存生产群体对‘智者’、‘勇者’的夸耀与吹嘘。这样 便无形中巩固了女性的地位 使之上升到统治群体的地步。促使女性地位上升与巩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所生养、教育出来的众多子女的恭维和最初级的血缘亲情关系。甚至出现一母之子各恭维自己的母亲而争执不休和多个男子恭维、吹嘘某一个或几个长相漂亮、分配公平、手脚麻利、想方设法教育子女快速成长、想办法让从事生存生产的男性吃饱、吃好，心情愉悦的女子。这个时期便是历史学家划定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初期。

从事生存生产中的智者、勇者和从事分配和生殖生产的

女性中的佼佼者，各自受到群体内部成员的赞美和吹嘘，而且两种生产群体之间又相互赞誉着和吹嘘着，使得被吹嘘者逐渐坦然、陶醉起来。从一个生产的参加者和组织者，逐渐因众人的吹、捧而成为生产的指挥者和管理者。并且随着群体的发展、生产的扩大、剩余产品的不断积累，人们感到他们这些原始群体组织再也离不开这些“指挥者”和“管理者”。对他们的“偶尔服从”逐渐演变为“自觉听从”，甚至发展到“崇拜顺从”的“唯命是从”的程度。逐渐脱离生产者和生产组织者的人（男性和女性）开展成为指挥和管理的“专业人员”与繁重的生产相脱离，凭自己的智慧、才能这些无形资产与生产者分享相当的果实。而且他们不仅仅是脱离了生产，而且脱离开那些与猛兽搏斗的险恶环境和遭遇自然灾害侵袭的风险，可以在洞里操作更合理的分配食物的方案、计划第二天出猎的方向和方法；可以到周围环境中寻觅和发现更多可以充饥的自然食品，以备恶劣天气时群体人员充饥之需要；可以聚集更多的孩子，吹嘘自己和群体中的“英勇事迹”，甚至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与喜欢的对象交流、欢爱，在愉悦之余还会与男女笑谈某孩子长得像谁，开始了联结血缘、建立族群关系的萌芽，社会进入到母系社会的中期。

这些群众的指挥者和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和所享有的特殊权力，无疑会受到其他智者、有才能者的嫉妒和不满。不满者开始由夸大他们的“功绩”、吹嘘他们的“公平”向不满和诋毁方面发展。内部开始出现因利益而起的纷争。指挥

者和管理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不断吹嘘自己的同时，还借用梦中的情景和自然界中的某些难被人认识的神奇力量武装自己。吹嘘自己可以“通神”可以与“天神沟通”，可以“呼风唤雨”降灾与敢于对抗自己的人。原始宗教崇拜出现了。根据远古神话的记载和近现代专家对于远古神话的研究表明，远古那些男女指挥者和管理者，无不是将自己吹嘘成为“可通天神”、“可呼风唤雨”的巫师形象，借以唬人、骄人，巩固自己的统治。比如女娲可以“补天”、嫦娥可以“奔月”、夸父可以“追日”、后羿能“射日”等等。

但他们还不满足，在对两大生产集团的一些有才能有影响的人命名为“战神”、“风神”、“禾神”以收买为之吹拍服务以外，还在自己周围遍布了令人敬畏的巫者、祝者、卜者，使之成为吹捧自己的核心人物，借以压众。这些巫者、祝者、卜者脱离生产、远离风险和死亡的环境后，当然要对“主子”感恩戴德了。于是，他们借助“神”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对“主子”进行吹、拍、奉承，形成了最早的专事吹捧的“专业人员”。

这时，族群开始演进为部落，指挥者和管理者成为“酋长”。部落之间的争斗加剧，酋长在部落战斗中“部署得当”、“指挥有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获取了大量的财物和男女，充实了部落的需要。于是，酋长被尊崇为“神”，成了沟通上帝与人间的“桥梁”。吹捧者大吹特吹，想方设法地“美化”部落酋长，沉浸在歌功颂德的吹嘘之中，耀武扬威，不

可一世。那些专职吹捧的人员便将酋长的功绩编成一个个故事，竭力夸大、神化，以教育部落里的下一代。

四、远古“吹”的副产品——留传下丰富的神话传说

神话，不管你承认还是否认，都是对人及人的力量的夸大与演绎。这些夸大和演绎，或与天神对抗，表现了人间的征服力量；或与地、自然争斗，体现出人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或与人抗衡，美化了一些人的伟大、神奇和超人等。这些“表现”、“体现”、“美化”不仅标志着力量，也蕴藏着精神。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民族传统精华和不屈不挠、包容一切的优良传统。

然而，神话毕竟是神话。就其本质来讲，是对人和人的力量的夸大和神化。其中夸大、吹捧的成分，说得顺耳一些：美化和虚构的成分相当大、相当明显，虽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是一种幻想的企盼和力量的象征，但仍脱离不开或者说是人类的愚昧和对宇宙、自然现象的无知或知之甚少的探索。尽管有些属于不自觉的矫饰，但自觉的成分不能说没有。也有人会说，现在保留下来的神话是在没有文字以前几千年甚至更远的原始传说的记载和“改编”，可能那些虚幻和吹牛的东西是有文字后文人们加进去的，不排除这些因素。但是最早的记载不晚于 2500 年以前，原汁原味的东西必然

保留一部分。著名历史学家、上古史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他的《中国史的传说时代》中反复强调传说是在有一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流传下来的故事。

循这一原则推论，上古神话传说虽不排除数千年流传过程中的增添、演绎，但毕竟是“有一定历史事实”或“在一定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增减或演绎。那么，历史事实到底是什么样？有没有神化或虚假的成分？结论是肯定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神话就是“神化”。

（一）创世神话

盘古开天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起数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记》）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

化为黎甿。

（《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记》）

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 还有许多 但大同小异。此为人类初期不知天地如何形成，茫然之际，以人体比大地（宇宙）而通过想像创造出的一个神话故事 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理论的鼻祖 是对人的夸大和神化。

女娲补天造人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熒燄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 冀州平 蛟虫死 颛民生。

（《淮南子·览冥训》）

女皇氏炮媧 云姓，一曰女希 蛇身牛首宣发 太昊氏之女弟。出于承筐，生而神灵，亡景亡翳。少佐太昊 禱于神祇而为女妇正姓氏、职昏，因通行媒，以重万民之判 是曰“神媒”。太昊氏衰 共工为始作乱 振滔洪水以祸天下 隳天纲 绝地纪 覆中冀 人不堪命。于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与共工氏较，灭共工氏而迁之。然后四极正 冀州宁 地平天成 万民复生。女炮媧氏乃立，

号曰女皇氏，治于中皇山之原，所谓女娲山也。

（《路史·后纪二》）

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独异志》卷下）

女娲是上古神话中惟一的一位女英雄。对她的歌颂反映了原始社会初期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的崇拜。故事流传版本很多，无不对这一伟大女性表示出崇敬、夸张、美化。这就是常人说的“对母亲的功劳再夸张也不为过”！

巨灵开山造河及其他

有巨灵者，遍得元神之道，故与元气一时生混沌。

（《太平御览·卷一》）

二华之山，本一山也，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掰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利河流。今观手迹于华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脚际在首阳山上，至今犹存。